

封存的天醇

——先知穆罕默德生平

[中文 - Chinese - صيني]

【印】萨法·拉赫曼·穆巴拉卡弗里长
老 著

译: EUROPEAN ISLAMIC RESEARCHES CENTER (EIRC)

& 马 滔

2012 - 1433

IslamHouse.com

﴿ الرحيق المختوم – الجزء الأول ﴾

« ب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

صفي الرحمن المباركفوري

ترجمة: المركز الأوروبي للدراسات الإسلامية

& ما تاو

2012 - 1433

IslamHouse.com

第一篇 阿拉伯人

第一章 阿拉伯的地理位置与部落

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的生平体现了他所肩负的伟大使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与这一使命息息相关。通过这一使命，他使人类从重重黑暗步入光明、从对被造物的崇拜进入对独一造物主的崇拜，他甚至改变了历史轨迹、变更了人类世界的生命历程。要认识这一精彩的景象，我们先要从这一使命降示前的环境开始谈起。

这需要对伊斯兰之前阿拉伯人的部落及其发展、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方式及部落制度、对当时的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社会和经济局势等进行分章简介。

阿拉伯的地理位置

“阿拉伯”一词意为沙漠、荒野及干旱、不毛之地。很古老之前，阿拉伯半岛就被赋予了这一称呼，同时，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就被称作阿拉伯人。

阿拉伯半岛西临红海及西奈半岛、东接波斯湾及部分伊拉克的土地、南滨延伸至印度洋的阿拉伯海、北界沙姆及部分伊拉克的土地。因某些边界划定的差异，其面积介于一百万平方英里及一百三十万平方英里之间。

阿拉伯半岛具有极其重要的自然与地理位置。从内部而言，阿拉伯半岛被荒漠和沙地环绕，成为了一个天

然的堡垒，外族从未能占领和统治过它。因此，半岛上的居民自古以来就是独立自主的，虽然他们同罗马及波斯两大帝国为邻，这两大帝国却从未征服过他们。

从外部而言，阿拉伯半岛位于古代世界各大洲的交汇点，其西北面是进入非洲的大门、东北面是欧洲的钥匙、东面则可通向中亚、南亚和远东。此外，每一大洲都与阿拉伯半岛相会于海洋，它们的船只都以阿拉伯半岛的港口作为停泊的首选地。

由于这一地理位置，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和南部成为了众多民族的避难地及商贸、文化、宗教、艺术的交流中心。

阿拉伯的部落

至于阿拉伯的部族，历史学家们根据其血统和世系，把他们分为三类：

1- 消亡的阿拉伯人：他们是已经完全灭绝的古阿拉伯人，我们不能得知他们的详细历史信息，诸如：阿德人、赛莫德人、塔斯姆人、扎迪斯人、伊姆拉格人、伍迈姆人、朱尔胡姆人、哈杜尔人、瓦巴尔人、阿比勒人、扎西姆人、哈达拉毛人等等。

2- 纯正的阿拉伯人：他们的血统追溯到叶实朱布·本·叶阿鲁布·本·盖哈唐，被称为盖哈唐阿拉伯人。

3- 阿拉伯化的阿拉伯人：他们的血统追溯到先知伊斯玛仪（祈主赐其平安），被称为阿德南阿拉伯人。

* **纯正的阿拉伯人**——盖哈唐人——的祖籍是也门，从叶实朱布·本·叶阿鲁布·本·盖哈唐之子萨巴（又译：赛伯伊）繁衍出众多的部落与支系，其中最著

名的部落是两个：希木叶尔·本·萨巴及卡哈兰·本·萨巴，萨巴的其余后代——共十一或十四个支系——被统称为萨巴人，同属萨巴部落。

至于希木叶尔部落，其主要支系为：

- 1) 古达阿：其主要氏族为巴哈拉、巴利、盖英、卡勒布、欧兹拉、瓦巴拉。
- 2) 萨卡西克：他们是宰德·本瓦伊拉·本·希木叶尔的后代，宰德的外号为萨卡西克（这一支系并非下述卡哈兰部落中的萨卡西克氏族）。
- 3) 宰德·朱穆呼尔：其主要氏族为小希木叶尔、小萨巴、哈督尔、祖·艾苏巴哈。

至于卡哈兰部落，其主要支系为：

哈姆丹、艾勒罕、艾什阿尔、塔伊、玛兹黑志（其主要氏族为：安斯和纳赫阿）、拉赫姆（其主要氏族为：金达，金达氏族又主要由穆阿维叶、萨坤和萨卡西克家族组成）、朱扎姆、阿米拉、浩兰、马阿菲尔、安马尔（其主要氏族为：哈斯阿姆和巴继拉，巴继拉氏族中的主要家族是艾哈麦斯）、艾兹德（其主要氏族为：奥斯、海兹拉吉、胡扎阿、以及扎夫纳——统治沙姆地区的加萨尼国王的家族）。

卡哈兰部落从也门迁移出来，分布到阿拉伯半岛的各个地方，据说：由于罗马对海上商路的控制，以及因对埃及与沙姆的占领而造成的陆地商路的阻碍，卡哈兰部落的商贸严重受挫，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大洪水之前迁移了出去。

也有人说：他们是在商业受挫、继而大洪水毁坏了田地和庄稼之后，因失去了所有生存的媒介，才迁移出

去的。《古兰经》的第三十四章《萨巴》中的第 15 至 19 节对此做出了印证。

此外，卡哈兰部落的各支系因与希木叶尔部落的各支系之间的斗争失利，也是导致卡哈兰部落迁移的重要原因。希木叶尔部落依然留在也门就是对此的有力证明。

卡哈兰部落迁移的各支系，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1) 艾兹德：

他们的迁移是遵循其首领仪姆兰·本·阿穆尔·穆载基亚的意见，他们最初在也门地界内周转、派出先遣队侦查，最后迁往了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和东部。以下是他们最后定居地点的详细情况：

- 仪姆兰·本·阿穆尔迁往阿曼，他及其后代们定居于此，是为阿曼艾兹德人。
- 纳斯尔·本·艾兹德的后代定居于帖哈迈，是为沙努阿艾兹德人。
- 萨阿拉巴·本·阿穆尔·穆载基亚向希贾兹（又译为：汉志）地区迁移，定居于萨阿拉比亚与祖·噶尔之间，当其子成年、他的势力增强之后，他带领他们迁往麦地那并定居于此。其后代形成的主要氏族中有奥斯与海兹拉吉两大部，均是萨阿拉巴之子哈利撒的后裔。
- 哈利撒·本·阿穆尔——又名胡扎阿——及其后代迁往西贾兹地区，落脚于马尔·扎哈兰，然后又占领了哈兰、定居于麦加，并赶走了这里原先的居民朱尔胡姆人。
- 扎夫纳·本·阿穆尔迁往沙姆并与其后代定居于此，他是加萨尼诸王的先祖。加萨

尼本是他们迁往沙姆之前在希贾兹住地流淌的一股泉水的名称。

- 一些小支系随同这些部落一道迁往希贾兹和沙姆，如卡阿布·本·阿穆尔、哈里斯·本·阿穆尔、奥夫·本·阿穆尔等。

2) 拉赫姆和朱扎姆:

他们迁往半岛的东部和北部，拉赫姆支系中的纳斯尔·本·拉比阿是哈伊拉地区马纳兹拉诸王的先祖。

3) 塔伊:

他们继艾兹德支系之后向北迁移，然后定居于艾扎山与萨勒玛山，最后这两座山被称为了塔伊山。

4) 金达:

他们最初定居于巴林，然后被迫离开来到了哈达拉毛，也遭到了同样的驱逐，最后定居于纳季德（又译：内志），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好景不长，这个国家很快没落消失了。

此外，希木叶尔部落中的古达阿支系也离开了也门，定居于与伊拉克交界处的旷野，其部分氏族则定居于与沙姆交界的地方及希贾兹北部地区。

* 至于阿拉伯化的阿拉伯人，他们最初的先祖是先知易卜拉欣（即亚伯拉罕，祈主赐其平安），来自于伊拉克境内一个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名为吾珥的城市，靠近库法。考古发掘让我们对这一城市及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的家庭、当时这个国家的宗教和社会情况有了细致的了解。

众所周知，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从吾珥迁往哈兰，又从哈兰迁往巴勒斯坦，以巴勒斯坦作为了宣教基地，周游列国。一次，当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

携妻萨拉游历时，遇到了一名暴君，由于萨拉的美貌，这名暴君对她意图不轨，但萨拉向安拉祈求援助，安拉便挫败了暴君的阴谋。这一暴君因此认识到萨拉是一位在安拉那里具有高品的清廉妇女，为了表示对萨拉尊贵性的承认以及对安拉惩罚的畏惧，他于是让哈扎尔（即：夏甲）^①，去侍奉萨拉，萨拉随后把哈扎尔送给了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为妻^②。

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返回他在巴勒斯坦的基地后，安拉通过哈扎尔赐给了他一个儿子，名为伊斯玛仪（即：以实玛利）。萨拉随后对此产生了嫉妒，要求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把哈扎尔及其尚在哺乳的孩子送走。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于是带着这两母子来到了希贾兹，让他俩住在一个荒芜的山谷中，那就是后来的麦加天房所在地——当时只是一块凸起的地面。他把他俩放在一棵大树下，给他俩留下了一袋椰枣和一壶水之后，离开了。当干粮和水用尽之后，凭着安拉的恩惠，一股名为“渗渗泉”的清泉从此地涌出，哈扎尔及伊斯玛仪得以生存下来。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③。

^① 通常认为这名暴君是埃及的一个国王，而哈扎尔原是国王的女奴。然而，大作家穆罕默德·苏莱曼·曼苏尔·法利大师（愿主慈悯之）认为哈扎尔是自由人，并且是国王的女儿，并以某些有经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研究为证（参见其《世界的慈悯》一书 2/34、36、37）。伊本·赫勒敦引述了阿穆尔·本·阿绥（愿主喜悦之）与埃及人的一段对话，对话中埃及人对他说：“哈扎尔曾是我们中一位国王的女儿，然后我们同艾因·闪姆斯人发生了战争，他们战胜并杀死了国王、俘虏了哈扎尔，然后哈扎尔被送给了你们的祖先易卜拉欣。”（《伊本·赫勒敦历史》2/1/77）

^② 故事的详情请参阅《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217、2635、3357、3358、5084、6950 段。

^③ 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众先知语录篇，第 3364、3365 段。

另一个来自也门的部落——第二朱尔胡姆部落——在得到哈扎尔的许可后，在麦加定居下来——他们原先生活在麦加周边的山谷中。《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述，他们是在伊斯玛仪出生后、成年前来到麦加定居的，但在此之前他们曾路经过此地^①。

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曾多次前往麦加看望他的妻儿，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次数，但可靠的记载中提到了四次：

1- 清高的安拉在尊贵的《古兰经》中告诉我们：易卜拉欣在梦中看到了宰杀伊斯玛仪，他于是遵从了命令：“他俩已顺从听命，他便让儿子侧卧在地，我便呼唤说：‘易卜拉欣啊！你确实已照梦境执行办理，我就这样给行善者以厚遇。’这真是明显的考验，我用另一个大的牺牲将他赎替。”（37：103—107）

在《旧约·创世记》中记载伊斯玛仪比伊斯哈格（即：以撒）大十三岁，这一故事的相关内容证明它发生在伊斯哈格出生以前，因为在叙述完这个故事后，安拉以伊斯哈格向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报喜。

这个故事至少包括了易卜拉欣（祈主福安之）在伊斯玛仪成年前到麦加的一次行程，至于其它三次则记载在《布哈里圣训实录》由伊本·阿巴斯传述的圣训中。以下是这三次行程的简述：

2- 伊斯玛仪（祈主赐其平安）成长起来了，他向朱尔胡姆人学到了阿拉伯语，并获得了他们的赏识与喜爱，他们把其部落中的一名女子嫁给他为妻，随后，他的母亲逝世了。出于对妻儿的惦记，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

^① 来源同上，第 3364 段。

安)在伊斯玛仪婚后再次来到麦加,但不巧伊斯玛仪外出了,他就向儿媳询问他俩的情况。这名女子向他诉苦,抱怨拮据的生活,他于是让她转告伊斯玛仪:换掉家门的门槛。伊斯玛仪回来后,明白了其父的意图,于是把妻子休了,另娶了一位妻子(即朱尔胡姆部落的首领穆达德·本·阿穆尔之女)。

3- 在伊斯玛仪娶了其第二位妻子后,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再次来到麦加,但依然碰到儿子外出了,他再次向新儿媳询问他俩的情况,这名女子感赞安拉的恩典,他于是让她转告伊斯玛仪:坚固家门的门槛。然后,他返回了巴勒斯坦。

4- 在此之后,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再次来到麦加,遇到了伊斯玛仪。当时伊斯玛仪正在渗渗泉附近的一棵大树下削制箭支,当看到易卜拉欣时,他站了起来,彼此间以父子之礼相待。这是在长久分别之后的会面,父亲对儿子温和慈祥,儿子对父亲孝顺恭谦。这一次,他俩共同建造克尔白天房,树起了天房的基础,易卜拉欣遵照安拉的命令号召人类朝觐天房^①。

安拉通过穆达德之女而赐给了伊斯玛仪十二个儿子,他们是:奈伯特、基达、艾德巴依勒、米布沙姆、米实马阿、督玛、米沙、胡杜德、耶特玛、耶图尔、纳菲斯和盖杜曼。

这十二个儿子繁衍出了十二个部落,最初全都生活在麦加,靠从事往来于也门与沙姆和埃及间的商贸而生存。后来,这些部落分散到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甚至半岛之外的地区。再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除奈伯特和基达两个部落外,他们的情况逐步被历史所遗忘。

^① 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众先知语录篇,第3364、3365段。

奈伯特的子孙们在希贾兹北部建立了一个昌盛的文明、以及一个以佩特拉——约旦南部的著名古城——为首都的强大国家，统治着周边的众多部落，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者，直到罗马人的入侵而被罗马所灭。

一些研究者认为加萨尼诸王以及辅士中的奥斯与海兹拉吉两族人的血统，都来自于伊斯玛仪之子奈伯特。

伊玛目布哈里（愿主慈悯之）在其《布哈里圣训实录》中编辑了一章名为《也门人的血统来自伊斯玛仪》的内容，以部分圣训作为引证，哈菲兹·本·哈扎尔长老在其《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中偏重认为盖哈唐为伊斯玛仪之子奈伯特的后代^①。

至于基达·本·伊斯玛仪，他的后代一直在麦加生存繁衍，直到阿德南及其子马安德，阿德南阿拉伯人的血统开始记录，阿德南成为了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的上溯第二十一位先祖。据说，当先知（祈主福安之）计数其先祖时，上溯到阿德南时就停住了，说道：“系谱学家们撒谎了。”不再继续追溯^②。然而，一部分学者们继续往上追溯研究，但没有达成完全统一的观点。大研究家穆罕默德·苏莱曼·曼苏尔·法利大师（愿主慈悯之）侧重赞同伊本·萨阿德、泰伯里和麦斯欧迪等人的观点，认为在阿德南及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之间共间隔了四十代人^③。

^① 《布哈里圣训实录》美德篇，也门人的血统来自伊斯玛仪章，第3507段；《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6/621—623；卡勒比：《马安德与也门人的血统》1/131；《伊本·赫勒敦历史》2/1/46、2/1/241、242。

^② 参见：《泰伯里历史》2/272—276。

^③ 伊本·萨阿德：《大等级》1/56；《泰伯里历史》2/272、273；麦斯欧迪：《黄金草原》2/273、274；《伊本·赫勒敦历史》2/2/298；《布

从马安德之子纳扎尔——据说马安德只有纳扎尔一个儿子——繁衍出了多个支系。纳扎尔共有四个儿子，繁衍出四个大部落：伊亚德、安马尔、拉比阿和穆达尔，其中的拉比阿与穆达尔部落是支系最为繁盛的。拉比阿生：杜拜阿与阿萨德，阿萨德生：安扎与扎迪拉，扎迪拉的后人又繁衍出众多部落，如：阿卜杜勒·盖斯、纳米尔、瓦伊勒等，瓦伊勒部落又衍生出巴克儿及塔俄里布等，而巴克儿部落又再分为：盖斯、筛班和哈尼法等。至于安扎的后人中著名的有当今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王室家族等。

从穆达尔繁衍出两大支系：盖斯·埃兰·本·穆达尔、伊勒亚斯·本·穆达尔。从盖斯·埃兰繁衍出：萨利姆、华兹、萨格夫、萨阿萨阿、加塔凡，从加塔凡繁衍出：阿布斯、祖布杨、艾什扎阿、艾阿苏尔。

从伊勒亚斯·本·穆达尔繁衍出：泰米姆·本·穆拉、胡扎勒·本·穆德里卡、阿萨德·本·胡扎马、克奈乃·本·胡扎马，从克奈乃中繁衍出了古来氏。

古来氏部落又分为数个支系，著名的有：朱马赫、萨哈姆、阿迪、马赫祖姆、塔伊姆、祖哈拉、古绥·本·克拉布。古绥·本·克拉布分为：阿卜杜·达尔·本·古绥、阿萨德·本·阿卜杜勒·欧扎·本·古绥、阿卜杜·麦纳夫·本·古绥。

阿卜杜·麦纳夫共分为四大家族：阿卜杜·闪姆斯、纳法勒、孟塔里布和哈西姆，安拉从哈西姆家族中选择了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作为众先知的封印，他的全名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孟塔里布·本·哈西姆。

先知（祈主福安之）说：“安拉确已从易卜拉欣的儿子中选择了伊斯玛仪，从伊斯玛仪的后代中选择了克奈乃部落，从克奈乃部落中选择了古来氏部落，从古来氏部落中选择了哈西姆家族，从哈西姆家族中选择了我。”^①

阿巴斯·本·阿卜杜勒·孟塔里布传述，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说：“安拉确已创造万物并使我成为他们中的最优秀者；安拉把众生分为两类，使我诞生在最优秀的族类；他让人类成为各部落，使我诞生在最优秀的部落；他让人类成为各家族，使我诞生在最优秀的家族。”^②

当阿德南的后裔繁盛起来之后，他们逐水草而居，分散到了阿拉伯半岛的各个地方。

阿卜杜勒·盖斯部落及巴克尔·本·瓦伊勒支系、泰米姆支系迁移到了巴林，定居于此。

哈尼法·本·阿里·本·巴克尔的后代迁移到了叶玛迈，定居于其首府侯志尔。巴克尔·本·瓦伊勒的其余派系生活在从叶玛迈到巴林、赛义夫·卡兹玛及沿海地带，直至伊拉克边界和乌布拉、希特。

塔俄里布部落则主要生活在半岛上的幼发拉底河流域，其中部分支系与巴克尔部落共同生活。泰米姆部落则生活在巴士拉的旷野中。

萨利姆部落生活在麦地那附近，从瓦迪·古拉到海白尔、麦地那东部、直到胡拉山。

阿萨德部落生活在泰玛以东、库法以西，在他们及

^① 《穆斯林圣训实录》尊贵篇，先知血统的尊贵章，4/1782；《提尔米兹圣训集》美德篇，先知的尊贵章，5/544。

^② 《提尔米兹圣训集》5/545。

泰玛之间隔着塔伊部落，而在他们与库法之间有五天的行程。

祖布杨部落生活在从泰玛到浩兰之间的土地上，克奈乃部落的部分支系生活在帖哈迈，古来氏部落的支系生活在麦加及其近郊，他们曾经是一盘散沙，直到古绥·本·克拉布将他们团结起来，提高了他们的声望与地位。

第二章 阿拉伯人的统治与王国

在先知（祈主福安之）开始宣传伊斯兰之际，阿拉伯半岛上的统治者分为两大部分：

- 1- **加冕的国王**：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独立。
- 2- **部落和氏族首领**：他们拥有类似加冕国王般的统治与特权，绝大多数是完全独立的，只有少数臣服于某一国王。

加冕的国王是：也门诸王、沙姆地区的加萨尼诸王，以及希拉诸王。除此之外的阿拉伯统治者都是没有王冠及国王称号的。下面我们就简要地来了解一下这些君王与首领。

也门的王国

也门最古老的纯正阿拉伯人部落是萨巴，对奥尔古城的考古发掘表明：西元前二十五世纪时他们就已经生存在那里。西元前十一世纪，他们的文明与势力开始兴盛。

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历史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西元前 1300 年——西元前 620 年：

这一时期，他们的王国被称为马因国，开始建立于奈季兰与哈达拉毛之间的平原上，逐步发展壮大，政治势力达到了希贾兹北部的欧拉与马安。

据说：他们的移民一直延续到了阿拉伯半岛之外，商贸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然后，他们建造了在也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马里卜水坝，这一水坝给他们提供了极大的利益，“直至他们把教诲忘记，他们本是沧

亡的集体。”（《古兰经》25:18）

他们的在这一时期的诸国王，称号为“马克里布·萨巴”，以绥尔瓦哈城为首都。绥尔瓦哈城的遗址坐落在马里卜城往西北方向五十公里，萨那往东一百四十二公里处。这一时期王国历经的国王在二十二至二十六位之间^①。

2- 西元前 620 年——西元前 115 年：

这一时期，他们的王国被称为萨巴国，国王们放弃了“马克里布·萨巴”的称号，而称为“萨巴王”，以马里卜为首都代替了绥尔瓦哈。马里卜城的遗址坐落在萨那往东一百九十二公里处。

3- 西元前 115 年——西元 300 年：

这一时期，他们的王国被称为第一希木叶尔国，因为希木叶尔部落强大起来占据了萨巴国，他们的国王称为“里丹萨巴王”，因为他们以里丹作为首都代替了马里卜。里丹城的遗址坐落在今叶利姆镇附近的穆达瓦尔山区。在这一时期，他们开始衰败，商贸受到了严重打击。最初是由于奈伯特人控制了希贾兹北部；然后是罗马人在占领了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北部后，掌控了海上商贸之路；第三是由于他们内部的部落斗争。这些因素导致了盖哈唐阿拉伯人的分裂，从而迁移到了更为广阔的土地。

4- 西元 300 年——伊斯兰进入也门：

这一时期的王国被称为第二希木叶尔国，他们的国王称为“里丹、哈达拉毛与叶姆奈特的萨巴王”，统治着这一动荡不安的国家。由于国内的政变和内战不断，外

^① 《历史上的也门》第 77、83、124、130 页；《伊斯兰之前的阿拉伯历史》第 101—113 页。

国人趁机入侵，让它失去了独立性。这一时期中，罗马人进入了亚丁，阿比西尼亚人在他们的帮助下，趁哈姆丹与希木叶尔两大部落内斗之际，于西元 340 年第一次占领了也门，一直统治到了西元 378 年。然后，也门重获独立，但由于马里卜水坝的倒塌，以及《古兰经》中提到的发生在西元 450 年（或 451 年）的大洪水，造成了也门文明的坍塌及民众的分散。

西元 523 年，犹太教徒祖·诺瓦斯发动了一场针对纳季兰居民的军事行动，想要强迫他们放弃基督教而改信犹太教，当遭到拒绝之后，他下令掘坑，把拒绝改信的基督徒投入了燃有烈火的坑中。《古兰经·十二宫章》中提到了这一事件：“愿掘坑的人们，被弃绝。”（85:4）

这一事件激起了基督徒的极大愤怒——特别是罗马诸皇，他们不仅鼓动阿比西尼亚人对抗阿拉伯人，更为他们筹备了一支海上舰队。西元 525 年，阿比西尼亚的七万士兵在埃利亚特的率领下，第二次占领了也门。埃利亚特得到阿比西尼亚国王的授权，一直统治着也门，直到西元 549 年被他军中的一名将领——艾布拉哈·本·萨巴赫·艾什拉姆暗杀。艾布拉哈在取悦阿比西尼亚国王、获得默许之后，自命为也门统治者，随后，他统帅大军前往麦加意图捣毁天房，这支军队被称为象军。在象军事件之后，艾布拉哈返回了也门，安拉毁灭了他，他的儿子叶克苏姆继承他统治也门，然后是他的次子麦斯鲁格。据说，这两个人的恶劣程度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残暴地统治也门人民。

至于也门人，他们在象军事件后向波斯求助，反抗阿比西尼亚。西元 575 年，他们在波斯的支持及马阿迪

卡里布·赛义夫·本·祖·亚泽·希木叶里的领导下，驱逐了阿比西尼亚人，获得了独立。马阿迪卡里布留下了一些阿比西尼亚人作为自己的侍从，但有一天，这些侍从把他刺杀了。他的死导致了祖·亚泽家族王权的覆灭，波斯任命了一名波斯人统治也门，也门又成为了波斯的殖民地。也门的第一任波斯统治者是瓦哈拉兹，然后是马尔扎班·本·瓦哈拉兹，然后是马尔扎班之子提纳占，然后是赫斯鲁·本·提纳占，然后是巴赞——也门的最后一名波斯统治者，他于西元 628 年皈依了伊斯兰，他的皈依终结了波斯在也门的权势。^①

希拉的王国

自从居鲁士大帝（西元前 557 年—前 529 年）统一波斯以来，他们就一直统治着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无人能撼动。直到亚历山大大帝于西元前 326 年彻底击溃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及其军队，令波斯元气大伤，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由各诸侯王统治着，一直到西元 230 年。在这诸侯时代中，盖哈唐人迁移并占据了伊拉克的部分村庄，然后阿德南人紧随他们的步伐，居住到了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部分地区。

这些移民的第一个国王是盖哈唐人马立克·本·法赫姆·塔努赫，其继任者据一种传述为其弟阿穆尔·本·法赫姆^②，另一传述为外号“艾卜拉什·瓦达哈”的扎兹

^① 细节请参阅：《历史上的也门》第 77—83、124—130、157—161 页等；《〈古兰经〉中土地的历史》1/133 至结束；《伊斯兰之前的阿拉伯历史》第 101—151 页。

^② 《泰伯里历史》2/54；《伊本·赫勒敦历史》2/2//238。

玛·本·马立克·本·法赫姆^①。

在阿尔达希尔·本·巴拔克于西元 226 年统一波斯、建立萨珊王朝开始，波斯回归强盛，征服了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古达阿部落因此而迁移沙姆，但希拉人和安巴尔留了下来，臣服于波斯的统治。

阿尔达希尔时代，扎兹玛统治着希拉及拉比阿、穆达尔的伊拉克沙漠地区。阿尔达希尔认为自己难以直接统治阿拉伯人、阻止他们对帝国边境的侵扰，于是决定从他们中间任命一位国王来实行统治，这从另一方面还可以让他们帮助抵御罗马帝国对本国的入侵——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对付臣服于罗马的沙姆阿拉伯人。同时，他还在希拉留下了一支波斯部队，以帮助扎兹玛对付那些敢于反抗其统治的阿拉伯人。扎兹玛逝世于西历约 262 年。

扎兹玛亡故后，阿穆尔·本·阿迪·本·纳斯尔·拉赫米（西元 268—288 年）继任统治希拉与安巴尔，这是第一个统治希拉的拉赫姆族的国王，时值沙普尔·本·阿尔达希尔为波斯皇帝的时代。此后，希拉国王一直由拉赫姆族人担任，直到古巴兹·本·菲鲁兹（又称：卡瓦德一世，西元 448—531 年）统治波斯时代，境内出现了号召淫乱的玛兹达克运动，古巴兹同许多帝国百姓一起追随了这一运动，并向当时的希拉国王门才尔·本·玛额萨玛（西元 512—554 年）发出出信函，要求他追随这一运动，但门才尔拒绝了，因此而被古巴兹废黜。古巴兹另行册封响应玛兹达克运动的哈里斯·本·阿穆尔·本·哈扎尔·金迪为希拉新国王。

古巴兹嗣后，科斯鲁·艾努沙尔旺（又称科斯鲁一

^① 《雅各比历史》1/169；《黄金草原》2/90。

世，西元 531—578 年）继任波斯皇帝，他对玛兹达克运动非常憎恶，下令处死了玛兹达克及其许多追随者，并让门才尔重新执掌希拉王权，通缉哈里斯·本·阿穆尔。哈里斯逃往卡勒布部落寻求庇护，最后亡故于此。

希拉的王权一直在门才尔家族手中，直至努尔曼·本·门才尔（西元 583—605 年）时，因近臣宰德·本·阿迪·阿巴迪的进谗，科斯鲁对努尔曼极为恼恨，传令他进京觐见。努尔曼秘密潜逃至筛班部落的首领哈尼·本·麦斯欧德处，把自己的家人与财产托付他照料，再前去面见科斯鲁。科斯鲁把努尔曼囚禁至死，然后任命伊亚斯·本·格比萨·塔伊为希拉王，并命令他派人去哈尼·本·麦斯欧德处，令其交回努尔曼寄存的财产，但被哈尼严词拒绝了。科斯鲁于是决定发动战争，派遣一支部队归伊亚斯统帅，前往征讨阿拉伯筛班部落，筛班也派出军队迎击。两军在祖·格尔这个地方相遇，展开了一场激战，最后筛班人取得了胜利，这也是阿拉伯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独立战胜外国军队。这是在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出生之后不久发生的事。

在伊亚斯之后，科斯鲁任命一个名为阿扎达巴·本·马希比扬·本·马哈拉班达德的波斯人统治希拉，这人一直统治了十七年（西元 614—631 年），然后王权于西元 632 年回归拉赫姆家族，称号为“玛阿鲁尔”的门才尔·本·努尔曼成为希拉王，但他仅仅做了八个月的国王，希拉王国便被哈立德·本·瓦利德率领的穆斯林军队所灭。^①

^① 细节请参阅泰伯里、麦斯欧迪、伊本·古太白、伊本·赫勒敦、伊本·艾希尔等人的著作。

沙姆的王国

在阿拉伯人对外迁移的时代中，古达阿部落中的一些支系迁移到了沙姆边境地区并定居于此。这其中有苏来赫·本·胡勒旺氏族，氏族中有以达扎依玛出名的达治阿姆·本·苏来赫家族。罗马帝国利用他们来阻挡游牧阿拉伯人的侵扰并抵抗波斯的入侵，给他们册封了国王，其中最著名的国王是齐亚德·本·哈布拉。他们的王国从西元二世纪初开始，直至同一世纪末期。然后，加萨尼家族来了，入侵并打败了达扎依玛家族，罗马于是让加萨尼人统治沙姆的阿拉伯人。加萨尼王国以巴士里城为基地，在作为罗马属国的情况下，其统治一直延续到了伊历13年（西元636年）的雅尔穆克战役。加萨尼王国的末代国王扎巴拉·本·艾伊海姆在哈里发欧麦尔·本·罕塔布（愿主喜悦之）时代皈信了伊斯兰^①。

希贾兹的首长国

伊斯玛仪（祈主赐其平安）终生治理着麦加与天房，逝世时享年一百三十七岁^②，其两个儿子奈伯特与基达继任他的统治。此后，他俩的外祖父穆达德·本·阿穆尔·朱尔胡米接管麦加，麦加的统治权从此转移到了朱尔胡姆人手中。虽然伊斯玛仪是天房的建立者，他的子孙们也一直备受尊重，但他们再未接掌过统治权^③。

时光不断流逝，伊斯玛仪（祈主赐其平安）的子孙们情况依旧，直到尼布甲尼撒出现前夕，朱尔胡姆人的

^① 细节请参阅泰伯里、麦斯欧迪、伊本·古太白、伊本·赫勒敦、伊本·艾希尔等人的著作。

^② 《旧约·创世记》25: 17; 《泰伯里历史》1/314; 《雅各比历史》1/222。

^③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11—113。

权势开始衰落，阿德南人开始逐步掌握麦加的政权。当尼布甲尼撒进攻阿拉伯人时，阿拉伯人的统帅不是朱尔胡姆人，而是阿德南人，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①。

在尼布甲尼撒二世进攻阿拉伯人（西元前 587 年）之后，阿德南人溃逃至也门，而布尔赫亚偕同马安德到了沙姆地区的哈兰。当尼布甲尼撒的压力消失之后，马安德回到了麦加，但朱尔胡姆人中除了召沙姆·本·朱尔胡玛一家之外，其他人全都走了，马安德于是娶了召沙姆之女穆阿娜为妻，她为他生了儿子尼扎尔^②。

此后，麦加的朱尔胡姆人每况愈下，他们开始劣待外来朝觐者、剥夺天房专款^③，这引起了阿德南人的愤怒。当胡扎阿部落迁移到麦加附近的马尔·扎哈兰之后，看到了阿德南人对朱尔胡姆人的厌恶，他们于是在一部分阿德南人——巴克尔·本·阿卜杜·麦纳夫·本·克奈乃部落——的帮助下，进攻了朱尔胡姆人，最后将朱尔胡姆人驱逐出了麦加，于西元二世纪中叶占据了麦加的统一治权。

当朱尔胡姆人从麦加撤离时，他们填掉了渗渗泉、将这块地方夷为了平地，并把许多物件进行填埋。伊本·伊斯哈格说：“阿穆尔·本·哈里斯·本·穆达德把天房的两只金羚羊及黑石埋入了渗渗泉的井中，然后带着朱尔胡姆人迁往也门，他们对离开麦加、放弃他们在麦加的财产充满着深切的忧伤。”^④

伊斯玛仪（祈主赐其平安）大约生活在西元前二十

① 《泰伯里历史》1/559。

② 《泰伯里历史》1/559、560，2/271；《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6/622。

③ 《泰伯里历史》2/284。

④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14、115；《泰伯里历史》2/280。

世纪，因此，朱尔胡姆人在麦加生活了约二十一个世纪之久，他们统治麦加长达二十个世纪。

然后，胡扎阿部落代替了他们统治麦加，但穆达尔部落却拥有三项殊荣：

第一：带领朝觐者从阿拉法山到穆兹达利法，然后从米那到阿格白射石。这是伊勒亚斯·本·穆达尔氏族中的奥斯·本·穆拉家族的特权，他们被称为“苏法”。这项特权意味着只有当“苏法”首先射石之后，其他的朝觐者才许可射石。当朝觐者们结束射石，准备从米那山谷返回之际，苏法们站立在阿格白两侧，只有当他们通过之后，其他人才许可通过，然后他们再清空道路。当这一家族灭亡之后，泰米姆氏族中的萨阿德·本·宰德·马纳家族继承了这一特权。

第二：宰牲节的清晨前往米那。这一特权属于阿德旺家族。

第三：延迟禁月。这一特权属于克奈乃部落中的弗盖姆·本·阿迪家族。^①

胡扎阿部落对麦加的统治一直延续了三百年^②，阿德南人在他们统治期间分布到了纳季德以及伊拉克和巴林的周边地区，而他们中的古来氏支系继续留在了麦加。古来氏人是克奈乃部落中的分支，在古绥·本·克拉布来临之前，他们一直与麦加的统治权及天房的管理权无缘。

古绥的情况是这样的：尚在襁褓中时，他的父亲就逝世了，他的母亲改嫁给了欧兹拉部落中的拉比

^①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44、119、122。

^② 亚古特：《麦加》；《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6/633；麦斯欧迪：《黄金草原》2/58。

阿·本·哈拉姆，拉比阿带着这母子俩到了其位于沙姆边境上的家乡。成年之后，古绥回到了麦加，当时麦加的统治者是胡扎阿部落中的侯来勒·本·哈卜希亚，古绥向他的提亲，迎娶了他的女儿胡巴^①。当侯来勒逝世后，胡扎阿部落与古来氏人之间发生了战争，最后，古绥获得了麦加及天房的管理权。

关于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有三种传述：

第一：古绥的子嗣繁盛、财产丰厚、地位尊贵，当侯来勒死后，他认为自己比胡扎阿及巴克尔部落更有资格来管理麦加与天房，因为古来氏人是伊斯玛仪后代中的佼佼者。古绥向古来氏及克奈乃部落中的贵族提出从麦加驱逐胡扎阿与巴克尔部落，得到了他们的响应^②。

第二：侯来勒遗嘱古绥管理麦加及天房事务，但胡扎阿人拒绝将权力让给古绥，双方因此而爆发战争^③。

第三：侯来勒把天房的管理权交给其女胡巴，并指定艾卜·乌布珊·胡扎伊作为她的代理人，艾卜·乌布珊于是代表胡巴管理天房。当侯来勒逝世后，古绥以一群驼或一坛酒向他购买了天房的管理权，胡扎阿人对这一交易感到不满，试图阻止古绥获取这一权力，古绥于是聚集了古来氏与克奈乃部落之人，提出将胡扎阿部落驱逐出麦加，得到了响应^④。

无论如何，当侯来勒死后，古绥带着古来氏与克奈

^①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17、118。

^②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17、118；《泰伯里历史》2/255、256。

^③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18；《领袖的花园》1/142。

^④ 《雅各比历史》1/239；《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6/634；麦斯欧迪：《黄金草原》2/58。

乃部落中的人前往胡扎阿人那里，说道：“我们比你们更有权利管理天房。”双方于是爆发了激烈的战争，死伤惨重，然后他们开始和谈。巴克尔部落中的雅姆尔·本·奥夫为他们作裁决，判定古绥比胡扎阿人更有资格掌管麦加和天房，但古绥须向这场战争中死亡的胡扎阿及巴克尔部落的人缴付血镞^①。

胡扎阿人掌管了天房三百年，然后，古绥于西元四世纪中叶即440年获得了麦加与天房管理权^②。从此之后，古来氏人获得了麦加的领导地位，古绥成为了全体阿拉伯人朝觐的天房之宗教元首。

古绥将其亲族都搬迁至麦加，给每一支系的古来氏人都安排了住所，保留了努斯艾、萨夫旺家族、阿德旺、以及穆拉·本·奥夫的原有地位^③。

古绥的主要功绩有：在天房禁寺北面建立了一个会所，其大门与禁寺联通，成为了古来氏人的集会中心，在其中商讨各重大事件。这个会所对古来氏人有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通过这个地方统一意见、友好地解决各种问题^④。

古绥拥有以下权利与荣耀：

- 1- **领导会所，主持会议：**在会所中，他们商讨决议重大事件，并为他们的女子缔结婚约。
- 2- **掌旗：**当要发动战争时，只有通过他或者他的儿子，才能树立旗帜，宣布战争的开始。

^① 细节请参阅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23、124；《泰伯里历史》2/255—258。

^② 《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6/633；《黄金草原》2/58。

^③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24、125。

^④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25；《禁寺的信息》第152页。

- 3- **领导商队：**只有在他或者他的儿子的领导下，麦加人的商队才能出行。
- 4- **看护天房：**他负责天房的看护，只有他才可以打开天房的大门。
- 5- **向朝觐者供水：**他向前来麦加朝觐的人们提供水池，在其中放入椰枣和葡萄，供他们饮用。
- 6- **向朝觐者提供食物：**在朝觐季节，古绥向古来氏人征税，用来向那些贫困的朝觐者们提供食物^①。

古绥的之子阿卜杜·麦纳夫一直在协助参与其父的领导与管理，然而，由于阿卜杜·达尔才是古绥的长子，古绥临终前把上述权利全部转交给了长子继承，阿卜杜·麦纳夫没有反对。但当阿卜杜·麦纳夫逝世后，他的儿子们开始同他们的堂兄弟——阿卜杜·达尔的儿子们——争权了，古来氏人分成了两派，几乎酿成了战争。随后，两派和解，达成了分权协议，领导商队、向朝觐者供水、供食物三项权利归属于阿卜杜·麦纳夫的后代，而领导会所、掌旗和看护天房三项权利保留在阿卜杜·达尔的后代（据另一说法，领导会所的权利为两方共享）。然后，阿卜杜·麦纳夫的儿子们又通过拈阄，把向朝觐者供水、供食物两项权利分给哈西姆，而把领导商队权分给了阿卜杜·闪姆斯。阿卜杜·麦纳夫的儿子哈西姆终生拥有向朝觐者供水和供食物两项权利，当他逝世后，其弟孟塔里布·本·阿卜杜·麦纳夫接管了这两项权利，然后临终时又把权利交给哈西姆之子阿卜杜勒·孟塔里布——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的祖父。此后，阿卜杜勒·孟塔里布的儿子们一直掌握着这两项权利，直

^①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30；《雅各比历史》1/240、241。

到伊斯兰来临时，权利交到了阿巴斯的手中^①。

除上述各权利外，古来氏人还拥有其它许多权利和地位，这让他们的统治成为了一个小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类似于一个民主的小国。他们具有类似于现代议会和政府功能的协商与管理制，以下是这些权利的一个简述：

- 1- **抽签**：即负责向偶像卜卦抽签。这是朱马赫家族的权利。
- 2- **分配**：即安排向偶像的献牲和许愿，并且调和纷争、诉讼。这是萨哈姆家族的权利。
- 3- **协商**：这是阿萨德家族的权利。
- 4- **罚款**：即安排血金与罚金。这是泰姆家族的权利。
- 5- **执旗**：即执掌部落的旗帜。这是伍麦叶家族的权利。
- 6- **组建军营**：包括步兵与骑兵队伍。这是马赫祖母家族的权利。
- 7- **外部交涉**：这是阿迪家族的权利^②。

其余阿拉伯人的统治

我们之前已经讲述了盖哈唐与阿德南各部落的迁移，他们分散到了阿拉伯半岛的各个地方。这些部落中靠近希拉的部落，附属于希拉的国王，而靠近沙姆的部

^①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29—132、137、142、178、179；《雅各比历史》1/241。

^② 《<古兰经>中土地的历史》2/104—106。众所周知，发动战争时的掌旗权属于阿卜杜·达尔后代——正如上面我们所提到的那样，但伍麦叶家族拥有的是公共执旗权。

落，则附属于加萨尼国王，然而他们的这种附属仅仅是名义上的，实际并没有受到控制。至于半岛内部的各部落，则是完全独立的。

事实上，这些部落自行选择了部落酋长进行统治，每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小政府，以整体部落的观念作为统治基础，保卫部落领土、抵御外来侵犯。

部落酋长在其部落中的地位，就如同国王一般，无论是平时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整个部落听命于其首领，而不得怠慢，其统治权可同专制君王相提并论。然而，由于堂兄弟之间对统治权的争夺，他们往往通过慷慨待客、宽容大度、展现勇敢、捍卫正义等方式意图获得人民——尤其是当时的部落诗人——的赞扬，以便在竞争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品级。

部落中的贵族与首领们具有特权，他们获取四分之一的战利品，并在分配战利品前先行挑选，且获得分配之后剩余而不适宜分割的，如骆驼和马匹等。

政治状况

在叙述了阿拉伯的统治者之后，我们概述一下他们的政治状况，以便让局势更加清楚。靠近外国边境的三个地区，他们的政治情况是最衰败的。那里的人们分为主人与奴隶，或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奴隶主们——尤其是外国人——获得各种利益，而奴隶们则受尽剥削。进一步说，百姓们就像是专门为政府提供产品的农田，而政府则专门盘剥以满足其享受、挥霍、暴政与征战。人们遭受着各种不公与暴虐，黑暗从各个方面包围着他们，他们甚至没有抱怨的权利。

至于临近这些地区的部落，他们则摇摆不定、动荡

不安，有时加入伊拉克人的队伍，有时又转投沙姆人的行列。

阿拉伯半岛内部的部落们则是一盘散沙，部落纷争、宗教分歧、种族矛盾此起彼伏，他们没有一个能支持他们独立的国王，也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支持者。

然而，希贾兹的政府却是受到全体阿拉伯人尊重的，他们将其认为是领导与管理他们宗教的中心。这一政府事实上融合了世俗政权与宗教统治为一体，以宗教的名义在阿拉伯人中实行着统治，它统治着麦加及其周边地区，并维护着前往天房朝觐的各使团的利益，执行着易卜拉欣的律法。他们甚至拥有类似于当今的国会的组织和机构——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然而，这个政府又是很衰弱的，没有能力肩负起重担，阿比西尼亚人入侵一事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

封存的天醇

——先知穆罕默德生平

[中文 - Chinese - صيني]

【印】萨法·拉赫曼·穆巴拉卡弗里长
老 著

译: EUROPEAN ISLAMIC RESEARCHES CENTER (EIRC)

& 马 滔

2012 - 1433

IslamHouse.com

﴿ الرحيق المختوم – الجزء الثاني ﴾

« ب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

صفي الرحمن المباركفوري

ترجمة: المركز الأوروبي للدراسات الإسلامية

& ما تاو

2012 - 1433

IslamHouse.com

第三章 阿拉伯人的宗教

自从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的子孙在麦加生活并繁衍至整个阿拉伯半岛后，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信仰的便是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的宗教，他们崇拜独一的造物主安拉，遵循这一中正宗教的律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逐步忘记这一宗教的细则，但却一直遵循着认主独一的基本原则与部分仪式，直至胡扎阿部落的首领阿穆尔·本·鲁罕伊时代。阿穆尔·本·鲁罕伊以乐善好施、热心宗教事务而闻名，深受其民众们的爱戴。

一次，阿穆尔旅行到了沙姆，看到沙姆的人们在崇拜偶像，便认为此举甚好——因为沙姆是众先知和经典降示之地，沙姆人的做法应该是不会错的。他于是从沙姆带回了一个名为“胡巴勒”的偶像供奉在天房之内，并号召麦加人崇拜这个偶像，他们响应了。由于麦加人是天房的管理者及禁地的居民，希贾兹地区的人们很快便追随了麦加人开始崇拜偶像。

胡巴勒是由红玉雕成的一个人像，右手残缺，古来氏人给他续了一只金手。这是阿拉伯多神教徒们崇拜的第一个偶像，他们尊奉它为神灵^①。

他们最早崇拜的其它偶像，还有马纳——胡扎勒及胡扎阿部落的偶像，最初出现在红海边上的穆

^① 伊本·卡勒比：《偶像书》第28页。

沙来勒这个地方^①。然后，塔伊夫的萨格夫部落开始崇拜拉特，拉特坐落在当今塔伊夫清真寺尖塔的位置^②。其次，纳赫拉谷地开始崇拜欧扎，这成为了古来氏、克奈乃及其它许多部落的偶像^③。

马纳、拉特和欧扎成为了阿拉伯人崇拜的最大的三个偶像，然后，偶像崇拜愈演愈烈，偶像也越来越多，遍布阿拉伯半岛的每一个地方。

据说，阿穆尔·本·鲁罕伊得到了精灵的帮助，精灵告诉他：努哈民众所崇拜的偶像们——瓦德、苏瓦阿、亚乌斯、亚欧格和纳斯尔——被埋在了吉达。他于是去把它们挖了出来，把它们带到了帖哈迈，当朝觐季节来临时，这些偶像被各部落分别领走，带回了他们的家乡。

瓦德：被卡勒布部落领走，带回了沙姆与伊拉克交界处的扎拉什；苏瓦阿：被胡扎勒部落领走，带到了麦加附近隶属于希贾兹地区的鲁哈特；亚乌斯：被穆拉德部落中的乌泰特家族领走，带到了萨巴的朱尔夫；亚欧格：被哈姆丹部落领走，带到了也门的赫伊旺；纳斯尔：被希木叶尔部落领走，带到了希木叶尔王国^④。

^①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643、1790、4495、4861 段；《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3/499、8/613。

^② 伊本·卡勒比：《偶像书》第 16 页。

^③ 伊本·卡勒比：《偶像书》第 18、19 页；《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8/612；《古图比经注》17/99。

^④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4920 段；《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6/549、8/668；伊本·卡勒比：《偶像书》第 9—11、56、58 页。

他们为这些偶像建造了专门的庙宇，就像尊崇克尔白天房一样地尊崇这些庙宇，并向这些庙宇献祭——虽然他们承认克尔白天房是最尊贵的^①。

其它的各部落也纷纷仿效，他们为自己的部落建造偶像、为这些偶像建造类似的庙宇。这些偶像中有：祖·哈拉萨——属于道斯、哈斯阿姆和布扎伊拉三个部落；菲勒斯——属于塔伊部落；拉亚姆——属于也门及希木叶尔人；里达——属于拉比阿·本·卡阿布部落；卡阿巴特——属于巴克尔和泰昂鲁布部落^②。

道斯部落还有一个被称为祖·卡凡的偶像，而克奈乃部落中的巴克尔、马立克和马拉康氏族的偶像称为萨阿德，欧兹拉部落的偶像称为闪姆斯，浩兰部落的偶像称为欧姆亚尼斯^③。

就这样，偶像崇拜遍布了整个阿拉伯半岛，每一个部落、甚至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了偶像。麦加禁寺中同样偶像林立，当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光复麦加之日，发现天房周围就矗立着三百六十座偶像，他用手中的棍子将这些偶像推到，然后命令人们把它们带出禁寺焚毁。天房的内部同样遍布偶像和图像，其中甚至有易卜拉欣即伊斯玛仪（祈主赐他俩平安）的塑像，这些偶像同样在光复麦加之

^①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83。

^②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78、89；《伊本·凯西尔经注》努哈章。

^③ 《雅各比历史》1/255。

日被销毁、图像被抹除^①。

伊斯兰之前的阿拉伯人就处于这种愚昧的偶像崇拜状态中，艾卜·拉扎·欧塔里迪（愿主喜悦之）说：“我们曾经崇拜石头，当我们发现一块更好的石头时，就把原来的石头扔掉，转拜这块更好的，而当没有找到石头时，我们就取来一堆土，然后找来一只羊，挤出羊奶混合泥土成形，然后崇拜。”^②

简而言之：与物配主和偶像崇拜曾是蒙昧时期自称追随易卜拉欣宗教的阿拉伯人最大的一个现象。

以物配主和偶像崇拜的思想来源是这样的：阿拉伯人认为众天使、使者、先知、圣徒、修士、清廉贤士等是更接近安拉的，安拉给予他们更高的品级和地位，当他们展现出一些反常奇迹之时，阿拉伯人认为安拉给予了他们某些安拉才拥有的特权和能力，他们因此在安拉那里是有面子和地位的，理应成为安拉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中介。一个人只有通过这些媒介才能向安拉求助，因为他们是安拉那里的说情者，安拉因他们的面子不会驳回其说情。也正因如此，崇拜安拉也只能通过这些中介进行，因他们的尊贵地位，这是接近安拉的最好方式。

当这些思想盛行之后，阿拉伯人开始选择圣徒，把他们当做自己与安拉之间的中介，试图通过亲近

^①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610、2478、3351、3352、4287、4288、4720 段。

^②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4376 段。

他们而接近安拉。他们为这些中介雕像塑型——无论是真实的人形还是虚构的形象，称之为偶像。

他们不仅雕像塑型，而且把这些圣徒的坟墓和住宅当做了圣地，向这些地点许愿祷告，毕恭毕敬，称之为圣陵。

对偶像和圣陵的崇拜，具有特定的习俗和仪式，最先起源于阿穆尔·本·鲁罕伊。阿拉伯人认为阿穆尔·本·鲁罕伊的创举是好的，并没有改变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的宗教，其部分形式如下：

- 1- 向偶像和圣陵祈祷、求救、呼唤它们的名字，向它们趋吉避凶，相信它们能够在安拉那里替自己说情、实现自己的心愿。
- 2- 向它们朝觐、巡游、鞠躬、叩头。
- 3- 向它们牺牲、献祭，以图亲近。他们在神石上屠宰，或在任何地方奉偶像之名而屠宰。这两种屠宰方式确已在《古兰经》中提及，清高的安拉说：“在神石上宰杀的”（《古兰经》5:3）以及：“□们不要吃没诵过安拉之名而宰的东西。”（《古兰经》6:121）
- 4- 向它们供奉特定的食物与饮料，并供奉一定份额的农作物与牲畜。他们也向安拉供奉这些东西，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经常有理由把供奉给安拉的一些份额转拨给偶像，但却从不把偶像的份额转奉安拉。清高的安拉这样描述说：“他们把安拉创造的一部分农作物和牲畜提取，并且妄

称：‘这一份奉献安拉，这一份对我们的偶像献祭！’祭偶像之物达不到安拉，献安拉之物却送达偶像那里，他们的谋划多么卑鄙！”（《古兰经》6:136）

- 5- 以农产品和牲畜向它们许愿。清高的安拉描述说：“他们声称：‘这些牲畜和农产品都应禁忌，谁也不能吃它——除非是我们允许，有些牲畜，禁止乘骑，有些牲畜，不必诵安拉之名而宰。’他们对主编造流言蜚语。”（《古兰经》6:138）
- 6- 为偶像而规定割耳驼、逍遥驼、孪生羊和免役驼。伊本·伊斯哈格解释说：逍遥驼是指连续生了十胎母驼崽、中间没有出现公驼崽的母驼，它得以免除役使和剪毛、除待客之外也不被挤奶；割耳驼是逍遥驼十胎之后所生的母驼崽，这匹母驼崽的耳朵要被割破，然后得以享受其母一样的待遇，不被役使、剪毛和待客之外的挤奶；孪生羊是指连续五胎生了十只母羊羔、其中没有公羊羔的母羊，它此后所生的羊羔只有男人能役使，女人无份——除非是羊死了，男女才可共食其肉；免役驼是指连续生了十胎母驼崽、中间没有出现公驼崽的公驼，它得以免除役使和剪毛等，不再被人利用。清高的安拉在《古兰经》中对此叙述道：“安拉没有规定割耳驼、逍遥驼、孪生羊和免役驼，但悖逆者对安拉造谣毁诋，他们

中大多数都不能理喻。”（《古兰经》5:103）又说：“他们说：‘这些牲畜肚子里所孕怀的胎畜，是属于我们男子的专利，对我们的妻□是禁忌。’如果胎畜生下来就死去，他们就**共享分食**。”（《古兰经》6: 139）

赛埃德·本·穆赛亚布解释说这些牲畜是为他们的偶像而规定的。先知（祈主福安之）说：“**我看到阿穆尔·本·鲁罕伊·胡扎伊在火狱中拉扯自己的肠子。**”^①因为他是第一个变更易卜拉欣的宗教之人，他向偶像献祭，并规定了割耳驼、逍遥驼、孪生羊和免役驼。^②

阿拉伯人从事上述所有这些事项，相信那些偶像神灵能让他们接近安拉、为他们向安拉说情，正如《古兰经》中转述的他们的话语那样：“我们崇拜它们，无非是它们能使我们更对安拉亲密。”（《古兰经》39:3）以及：“他们舍弃安拉而崇奉不能降灾不能赐福的东西，他们说：‘**这些（偶像）在安拉那里能替我们说情包庇。**’”（《古兰经》10:18）

阿拉伯人利用无羽箭卜卦，这些无羽箭分为三类：

^①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212、3521、4623 段；《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3/98、6/633、8/132。

^② 哈菲兹：《开拓》6/634；伊本·卡勒比：《偶像书》第 8 页。

- 1- 这一类的箭支分为三种：“是”、“否”和“不定”。在从事工作、出门旅行、婚嫁等事务上，他们用这些箭占卜。如果摇出的箭是“是”，他们就进行这些事项；如果摇出的是“否”，他们就将事情推后，等待下次机会；如果摇出的是“不定”，他们就再次求签，直到摇出“是”或者“否”。
- 2- 这一类的箭支分为：“水”、“理智”和“血镞”。
- 3- 这一类的箭支分为：“来自你们”、“非来自你们”和“关联”。当他们怀疑某人的血统时，他们就来到偶像胡巴勒前，以一百金币和一百匹骆驼献祭，然后求签。如果出来的箭支是“来自你们”，此人的血统和地位就得到肯定；如果求得的箭支是“非来自你们”，此人的血统和地位就被否定；如果求得的箭支是“关联”，此人的地位得以延续，但得不到血统上的认可^①。

阿拉伯人还常常利用无羽箭来进行赌博。一伙人在宰杀骆驼之后，往往将这些肉分为二十八份或十份，然后用分为“赢”和“输”两类的无羽箭开赌，抽到“赢”的人获得肉食，抽到“输”的人就承受损失^②。

他们相信预言者、卜算者和占星术士们的言论。所谓预言者就是自称知晓幽玄的秘密、带来未来的信息的人，他们中有的人宣称自己能与精灵联系并

^① 《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8/277；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52、153。

^② 《雅各比历史》1/259、261。

获得来自精灵的信息，有的人则宣称自己具有特殊能力从而洞悉幽玄；卜算者是宣称知晓事物间的因果联系，从而卜算出未知信息的人，如卜算出被盗物品、盗窃地点或牲口走失的地点等等；占星术士就是观察群星、测算它们的运行和位置，从而预测世界的状况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之人。

相信占星术士的信息事实上就是信仰群星，对星宿的信仰是阿拉伯人的信仰之一，他们说：我们的降雨是由某某星宿而决定^①。

他们还用飞鸟等测吉凶。在决定出行或做事之前，他们会带来一只鸟或羚羊，故意惊吓让其离开，如果这些动物从他们的右边经过，他们就认为这是吉兆，可以行事；如果从他们的左边经过，他们就认为这是凶兆，要停止行事。当路上有鸟或其它动物挡道时，他们也这样做，确定吉凶。

他们相信被杀害之人若得不到复仇，就永远得不到安息，其灵魂将变为旷野中的猫头鹰游荡夜空，不断鸣叫，只有在得到复仇之后它才会停息^②。

这就是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的状况。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易卜拉欣的宗教，许多重要的内容保存下来，如尊大天房、巡游天房、正朝、副朝、驻阿拉法山及穆兹达利法，然而他们确实地在其中创出了许多异端：

^① 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836、1038、4147、7503 段；《穆斯林圣训实录》1/83。

^② 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757、5770 段。

* 古来氏人说：我们是易卜拉欣的子孙、禁地的居民以及天房的管理者，没有其他的阿拉伯人拥有类似我们的权利和地位，我们不应该走出禁地。因此，他们不驻阿拉法山、不与众人结队同行，为此，安拉降示道：“然后，你们从众人结队而行的地方结队而行。”（《古兰经》2:199）^①

* 古来氏人自称为热忱者，他们说：热忱者不能制作酸奶和奶油，这是非法的，不能进入由驼毛编织成的帐篷中或以之遮荫——除非是有砖坯的房屋^②。

* 当朝觐者前往麦加正朝或副朝时，他们不许朝觐者食用从其它地方带到禁地的食物^③。

* 他们命令从外地前往麦加者在巡游天房时，必须要穿着古来氏人的特定服饰。假若来人无能获得此特定装束，男人须裸体巡游天房，妇女巡游时也必须除去身上除遮羞布之外的所有衣服。为此，清高的安拉降示道：“阿丹的子孙啊！每逢礼拜（以及巡游天房），你们必须穿着服饰。”（《古兰经》7:31）^④

* 当古来氏人处于朝觐期间时，他们不从房门

^① 参见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99；《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665、5420段。

^② 参见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202。

^③ 参见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202。

^④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202、203；《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665段。

进自己的家，而是在房屋后墙上掘一个洞，从洞里进去，他们认为这是正义。《古兰经》中禁止了这一事项，清高的安拉说：“正义绝不是从房屋后面穿洞进去，但正义是敬畏。你们当从门户走进房屋，当敬畏安拉，以便你们成功。”（《古兰经》2:189）^①

这一宗教信仰——以物配主、偶像崇拜和神话迷信的信仰——就是伊斯兰之前阿拉伯半岛上普及的宗教，同时，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和拜星教也都不同程度地进入其中。

* 犹太人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历史至少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在巴比伦和亚述攻占巴勒斯坦时期，他们承受着很大压力，特别是西元前 587 年，在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上，他们的家园和圣殿被毁，许多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犹太人从巴勒斯坦迁移到了希贾兹，定居在希贾兹北部区域^②。

第二：西元 70 年，在梯特的率领下，罗马占领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受到镇压，第二圣殿被毁，许多犹太部落因此迁移到了希贾兹，定居在叶斯里布（后来的麦地那）、海白尔和泰玛，在其中建立起村庄和堡垒。通过这些迁移者，犹太教在部分阿拉伯

^①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1803、4512 段；《伊本·扎里尔经注》对本节经文的注解；《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3/621、622。

^② 《阿拉伯半岛之心》第 251 页。

人中得到传播，在伊斯兰出现前夕，犹太教已经成为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当伊斯兰来临时，著名的犹太部落有：海白尔、纳克尔、穆斯塔里格、古来扎、格依纳格尔，根据萨马胡迪的记载，犹太部落的总数超过了二十个^①。

犹太教通过艾斯阿德·艾卜·卡拉布而进入也门，他曾前往叶斯里布作战，在那里皈依了犹太教，然后带着古来扎部落的两名拉比返回也门，犹太教于是在也门获得了发展传播。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优素福·祖·努瓦斯进攻了纳季兰的基督徒，号召他们加入犹太教，在遭到拒绝后，他令人掘坑，然后把这些基督徒——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推入坑中用火烧死，据说死亡人数在二万到四万人之间^②。这一事件发生在西元 523 年十月^③。清高的安拉在尊贵的《古兰经·十二宫章》中确已提到了这件事：“□掘坑的人们，被弃绝，那坑里有燃料燃烧□火，当时，他们坐在坑边，他们见证自己对信士们的罪行□”（85:4）

* 至于基督教，它通过阿比西尼亚的入侵及部分罗马使团的来访而传入了阿拉伯的土地。阿比西尼亚对也门的第一次占领发生在西元 340 年，但这

^① 《忠实者的践约》1/165。

^② 细节请参阅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20-22、27、31、35，以及各种《古兰经注》中对于《十二宫章》（《古兰经》第 85 章）的注解。

^③ 《历史上的也门》第 158、159 页。

一占领未能长久，阿比西尼亚人在 370——378 年间被逐出了也门^①。然而，阿比西尼亚人热衷于传播基督教，在占领期间，一个名为菲米尤的能展示奇迹的修士前往纳季兰，号召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他们响应了他的号召，加入了基督教^②。

作为对祖·努瓦斯坑焚纳季兰基督徒的回应，阿比西尼亚于西元 525 年再次占领了也门，由艾布拉哈·艾什拉姆统治，开始更大范围和力度地进行基督教的传播。艾布拉哈甚至于在也门建造了一座神殿，意图让阿拉伯人前往那里朝觐，并率领大军前往麦加试图捣毁天房，安拉让他在今世和后世都得到了惩罚。

皈依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主要有加萨尼人、泰昂鲁布部落、塔伊部落、同罗马交界地区的部落，以及部分希拉的国王。

* 至于拜火教，它存在于同波斯接壤的地带、伊拉克、巴林、哈扎尔及其周边的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人之中，在波斯占领也门期间，部分也门人也信奉了拜火教。

* 至于拜星教，在伊拉克等地区的考古发掘证明，这是易卜拉欣·卡勒丹尼的民众们的宗教，历史上，沙姆和也门有很多人信奉这一宗教。然而，随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兴盛，拜星教日趋衰落，仅

^① 《历史上的也门》第 158、159 页；《伊斯兰之前的阿拉伯历史》第 122、432 页。

^② 详情请参阅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31—34。

在伊拉克及波斯湾地区存在部分拜星教徒，同拜火教徒杂居^①。

宗教状况

这些宗教就是伊斯兰来临时阿拉伯人的宗教，它们正面临着衰亡。多神教徒们佯称他们信奉的是易卜拉欣的宗教，然而他们确已远离易卜拉欣律法中的命令与禁令、忽视其尊贵的道德，他们中许多人悖逆犯罪，伴随着偶像崇拜的发展，许多迷信和神话大行其道，深刻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

* 至于犹太教，它确已严重变质，其首领们成为了安拉之外的主宰，统治、审判着人们，甚至监管他们的思想与言谈，金钱与权力成为了拉比们的目标，悖逆与虚伪蔓延，安拉的教导与命令受到漠视与变更。

* 至于基督教，它确已杂糅了难以理解的偶像崇拜，在安拉与人之间进行了怪异的混合，事实上，它并没有在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的心中造成真正的影响，因为它的教导远离他们生活方式、同他们的现实生活并不相符。

至于阿拉伯人的其它宗教，其信奉者们的情形同多神教徒们的情形类似，心理相符、信仰接近、风俗习惯一致。

^① 《<古兰经>中土地的历史》2/193—208。

第四章 蒙昧时期阿拉伯人的 社会

在研究了阿拉伯半岛上的政治和宗教之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其社会、经济和道德情况，以下是这些状况的简述：

社会状况

当时阿拉伯人的社会中存在各种阶层，其情况各不相同。贵族家庭受到极大的尊重和优待，他们的妇女享有自由的意志和权力，当一个男子想要赞扬人的尊贵地位时，往往先从妇女开始。贵族妇女甚至成为部落间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因素，许多流血冲突往往因她们而起，而部落间的和平友好也由她们主导。正因如此，她们无可置疑地被认为是家庭与言论的主导。虽然如此，她们的婚姻缔结由其监护人全权负责，她们没有权利否定其监护人的决定。

贵族之外，有许许多多的中间阶层，他们的男女关系我们只能以放荡、无耻和淫乱来形容。《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载了阿依莎（愿主喜悦之）的下列叙述：

“蒙昧时期的婚姻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当今人们的方式，即一名男子向一名女子的父亲提亲，交付聘礼后迎娶其女；第二种方式是一名男子

在其妻子月经结束后对她说：‘你去某某人那里，向他借种！’然后，这个人接触自己的妻子——直到其妻明显地怀上了那个人的孩子，他这样做是希望孩子具有那人的优秀血统，这种婚姻称之为借种婚姻；第三种婚姻：十个以内的一伙人聚集起来，共同与一名妇女交合，当这名妇女怀孕并生产过了几天之后，她去召集这伙人，他们不能拒绝，全都到她那里，然后她对他们说：‘你们知道这是你们的责任，我确已生产了，某某人啊，这是你的儿子。’她指定一个她乐意的人，这个孩子就跟随这个人；第四种婚姻：许多人都前去与某个妇女交合，这个妇女来者不拒，是专门的淫妇，她们的家门口都竖有一根标杆作为标志，当一个淫妇怀孕并生产之后，她把曾与她交合过的所有人都召集起来，然后让他们查看辨别婴儿的长相血统，公认出一个人，让孩子血统跟随这个人成为其子，这个人不能拒绝。当安拉以真理派遣了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之后，蒙昧时期的所有婚姻形式都废除了，只有今天的伊斯兰婚姻。”^①

妇女往往伴随着部落战争，战争中获胜的一方俘虏战败方的妇女，任意与之交合，但这些妇女因此怀孕而生下的孩子则要终生背负耻辱。

众所周知，蒙昧时期的男子可无限制的多妻，可同时娶两姐妹，并且可以娶他们父亲的妻子为妻

^①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5127 段；《艾卜·达伍德圣训集》婚姻卷，蒙昧时期人们的婚配形式篇。

——当其父休了她们或死亡之后。这些情况一直延续，直到《古兰经》将妻子的数目限定为四个，并且禁止了上述两种情况。蒙昧时期的离婚与复婚的权利都只属于男方，并且没有任何限制，直到伊斯兰的律法来临^①。

当时，通奸在所有的阶层中都很普遍，只有少数自尊自爱的男女拒绝这一下贱之事。自由女的情况比女奴要好些，女奴的情况是最为恶劣的。蒙昧时期的绝大多数人不认为承认通奸是一种耻辱，《艾卜·达伍德圣训集》中记载了阿穆尔·本·舒阿卜传自其父，其父又传自其祖父的一段圣训：“一名男子站起来说道：‘安拉的使者啊！某人是我的儿子，我在蒙昧时期同他的母亲私通了。’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说道：‘蒙昧时期的事与伊斯兰无关，孩子归属于其出生时的床铺所属之人，通奸者应受石击刑。’”^②萨阿德·本·宛葛斯与阿卜杜·本·扎姆阿二人对扎姆阿的女奴所生之子——即阿卜杜·拉赫曼·本·扎姆阿——的争夺，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③。

阿拉伯人与其子女的关系也分为多种，有的人

^① 《艾卜·达伍德圣训集》离婚篇。

^② 《艾卜达伍德圣训集》孩子归属于床铺所属者篇；《艾哈迈德圣训集》2/207。

^③ 这一故事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053、2218、2421、2533、2745、4303、6749、6765、6817、7182段；《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4/342。

非常珍视其子女，有的人则以生下女儿为耻辱，因害怕贫困而杀害自己的子女（参见《古兰经》6：151；16：58、59；17：31；81：8）。然而，我们不能把杀害子女认为是当时的普遍道德，因为他们非常需要男丁来对付敌人。

至于阿拉伯人与其兄弟、侄子及亲属的关系，则是很坚固的，他们为宗族而生、为宗族而死，社会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血统之上的宗族部落主义，一句非常著名的谚语是这样说的：“援助你的兄弟——无论他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这句话在蒙昧时期是以其字面本意被执行的，在伊斯兰来临之后才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援助压迫者是指制止他对人的压迫。争荣赛贵经常挑起氏族部落战争——虽然这些彼此征战的氏族部落往往具有同一先祖，正如同我们所知的奥斯与海兹拉吉、阿布斯与祖布杨、巴克尔与塔额里布等氏族部落间的争斗一样。

至于不同部落间的关系，则是完全的一盘散沙，它们彼此间持续不断地互相争战。然而，某些建立在宗教与神话基础上的共同的风俗习惯，又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间的矛盾冲突。有时候，某些部落间缔结的联盟与协约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缔约部落间的争斗。阿拉伯人每年有几个禁月，在禁月中禁止征战动武，他们对此极度重视，因此而在禁月中获得了修养生息与完全的安宁，艾卜·拉扎·欧塔里迪说：“当莱直布月（阿拉伯历七月）来临时，我们就不再动枪矛、不再动弓箭，为莱直布月而把

它们扔下。”^①其它几个禁月的情况也是如此^②。

简而言之，蒙昧时期阿拉伯人的社会状况是极其衰败和愚昧的，无知与迷信盛行，人们生活得类似于牲口一般，妇女有时被当做物品一样地进行买卖交易，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聚敛财富或发动战争。

经济状况

当时阿拉伯人的经济状况是与其社会状况密不可分的，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谋生方式。商贸是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最大途径，而商贸活动只有在安全和平的社会中才能进行，阿拉伯人当时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商贸活动只有在禁月中才能进行。阿拉伯著名的欧卡兹市场、祖·马扎兹市场、马占纳市场等都在禁月中开放。

至于工业，阿拉伯人属于工业最落后的民族之列，他们主要的工业只有也门、希拉和沙姆边境地区的编织与制革等，而在阿拉伯半岛内部则是游牧和部分农耕，几乎全体阿拉伯女性都从事纺织，但这些产品全都耗用于战争，缺衣少食的情况充斥着整个社会。

道德品质

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处于卑劣和愚昧之中，这

^①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4376 段。

^② 《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8/91。

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他们具备一些值得称颂的高贵道德，这又是令人惊异的，这些道德有：

1- 慷慨大方：他们为之而竞争和夸耀，阿拉伯诗歌中约有一半的都在赞扬这一道德。当某人家里来了一名饥寒交迫的客人，而他除了一匹自己及其家人赖以生活的骆驼外别无其它钱财之时，他会慷慨地将这匹骆驼宰杀用来待客。他们的慷慨在另一面体现为承担巨额的血赎（杀人赎金），以此来停止流血杀戮，部落首领和贵族们以此作为荣耀。

他们的慷慨引发了对饮酒的颂扬，这并不是说饮酒本身是一件值得颂扬的事，而是因为饮酒是表现慷慨的一种途径。他们因此而把葡萄树称为“慷慨树”，把葡萄酒称为“慷慨之女”。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蒙昧时期的阿拉伯诗歌之时，在其中会发现其中有大量的篇章颂扬饮酒。

他们的慷慨引发的另一件事是赌博，他们认为这是表现其慷慨豪爽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经常把赌博赢得的钱施舍给穷人。因此，《古兰经》中没有否定饮酒和赌博对世人有益，然而：“它俩的危害超过了利益。”（《古兰经》2:219）

2- 忠于约定：约定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债务，即便是亲子受到杀害、房屋遭到损毁，约定也不能背弃。哈尼·本·麦斯欧德·筛巴尼、萨茂艾勒·本·阿迪亚、哈吉布·本·扎拉莱·泰米

密等人的故事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①。

3- 自尊及捍卫荣誉：他们勇敢又冲动、反应激烈，当听到有人对自己侮辱、谩骂之语时，他们必将刀剑相向，即便引发战争、自己为之而死也在所不惜。

4- 坚强的意志：当他们决定要做一件自认为荣耀之事的时候，没有人能改变他们的决定，即便这件事要让他们冒生命危险也罢。

5- 宽容、忍耐与温和：他们颂扬这一品德，这是因为他们本性易激动而鲁莽，需要这一品德来缓和。

6- 淳朴的游牧生活，没有受到城市文明生活的侵扰：这一特征带来的是诚实、守信、憎恶欺骗与虚伪。

我们认为这些高贵的道德品质以及阿拉伯半岛

^① 哈尼的故事是与希拉国王联系在一起的。至于萨茂艾勒的故事，据说是这样的：盖斯部落的一个人在他那里寄存了一套铠甲，加萨尼人哈里斯·本·艾卜·闪马尔想要萨茂艾勒将其交出，但被拒绝了，他于是带人将萨茂艾勒在泰玛的宅院包围，当时萨茂艾勒的一个儿子来不及进家，被哈里斯抓住了，威胁要将其杀死——如果萨茂艾勒拒绝交出铠甲的话，但萨茂艾勒为履行约定而拒不听从，哈里斯于是在他面前将他的儿子活活杀死。

至于哈吉布的故事，是这样的：哈吉布的族人遭受了干旱与饥荒，他向波斯皇帝科斯鲁请求允许他们前往波斯边境暂避。由于担心他们的侵扰，科斯鲁提出必须要有担保才能同意。哈吉布于是将其弯弓作为担保抵押，一直信守承诺，直至寿终。干旱结束了，哈吉布的族人返回家乡，其子阿塔里德·本·哈吉布（愿主喜悦之）前往面见科斯鲁，请求取回弯弓，科斯鲁因其父的诚实守信而将攻归还。

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是清高伟大的造物主安拉选择他们承担起普世使命，以领导人类、改革人类社会的原因。因为这些道德品质——即便其中某些方面会引发恶劣事件而需要调整——本是高贵的道德品质，它们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改良起到重要作用。

或许他们的这些道德品质中除了忠于约定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自尊及坚强的意志两项，因为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就不可能消除人类社会中的腐败堕落、从而建立起公正、仁爱的制度。当然，除开上述所提及的，他们还有其它的一些道德品质，但叙述它们不是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此略过。